

王致谱◎主编

民国名医著作 精 华

祁州药志

18

赵燏黄著
樊菊芬点校
章国镇审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王致谱◎主编

民国名医著作 精 华



祁州药志

18

赵燏黄著
樊菊芬点校
章国镇审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炎 任继学 陈可冀
陈竹友 余瀛鳌 俞慎初
盛国荣 程莘农 裴沛然
路志正

主编：王致谱

副主编：俞鼎芬 农汉才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致谱 刘德荣 农汉才
严康维 连智华 吴文清
余永燕 张爱军 赵洛匀
俞鼎芬 程东旗 裴 健

编选说明

一、在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当属一个颇具特色的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歧视、压制、打击，甚至欲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中医学术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西方医学强烈地影响、渗透、冲击着传统医学，许多人对中医的科学性产生了动摇乃至怀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界人士依然坚持与疾病作积极的斗争，并致力于中西学术的融合与汇通，使传统学术得以继承和发扬，学术研究仍达到 20 世纪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医家和颇具特色的医著。一些医家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学术纯青，他们在清代考据学风气的影响下，重视对古典医著的考证、校勘和诠释，辑复整理出一大批古医籍文献，考据精当，论理准确，体现了当时中医学术的潮流，对传播和发展中医学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医家们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对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有的甚至还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几代中医学人。

然而，由于民国距今年代较近，许多医书自付梓问世以来，一直未得重印；更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医著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名医著作曾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外，大部分仍被尘封在历史的“高阁”中，不仅给学习、研究带来不便，甚至还有佚传的可能。

为了继承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弘扬中医学术，我们精选了民国时期著名中医的代表作加以整理点校，汇集成《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

二、本丛书遴选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8 年间 13 位著名医家的 21 部代表作。这些医书是从数以百计的中医著作中经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出来的，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流传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将之汇编成集，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民国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概貌。

21 部医书中，属中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有《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伤寒论汇注精华》、《伤寒质难》、《群经见智录》；属中医诊法研究的有《脉学正义》、《辨舌指南》；属临床各科诊疗经验总结的有《中风斠诠》、《感症宝筏》、《经方实验录》、《中国针灸治疗学》；属医案选编的有《孟河丁甘仁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属药物学专著的有《本草正义》、《祁州药志》、《中国新本草图志》、《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增订伪药条辨》；属中西汇通类医书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中西医热串解》；属医史学专著的有《中国医学源流论》等。

三、本丛书的整理和点校乃严格按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则进行，亦即尊重历史，忠实原著，不随意更改。

鉴于民国期间全国各地的印书局（行）较多，故对入选的每部医书，尽量选用最早或最佳版本作为蓝本，并与其他不同版本的同类医书对校，同时又与相关的医书文献进行旁校，力求校勘准确无误，以保证质量。

四、每部医著的篇首，均附一篇点校者的研究论述，主要介绍作者的学术思想、生平事迹，以及每部医著的写作背景、学术价值、学术特点等。使读者从中了解该名医的专长及其代表作在

近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五、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部分医家开始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在其编撰的医书中，已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汇通中西医学的内容。旨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但这些内容多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次校勘不做改动，相信读者在研读中能够正确领会前人的学术成果。

六、入选本丛书的著作，原多为繁体字竖排本，现统一改为简化字横排本。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西药名称等的译法，与现在通行的有所区别。为保持原貌，不作更动，标题层次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点校时径予更改，但均出注说明。

由于时间仓促，本丛书整理点校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点校说明

一、本书以 1936 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课印行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第三卷第二号》——《祁州药志·第一集》为校本，同时参考著者自用本和其他有关书籍进行校勘。

二、书中卷次、篇章、图表等均按原书排列，校注部分则按序码排列在卷后。

三、原书为繁体字，现一律改为规范的简化字。

四、由于历史原因，本书所列药材的原植物学名、化学成分名称、化学成分含量、计量单位，以及书中所引近代地名译名、人名译名等与现代的或略有出入，但为了尽量保持该书原貌，本次校勘均未作更改，仅供参考。

五、本书审订者原为章国镇教授，因未竟而辞世，故全书审校的部分工作改由樊菊芬教授完成，未臻之处，敬请见谅。



趙燦黃先生像

赵燏黄生平业绩及学术思想

赵燏黄（1883—1960），谱名汝询，曾用名一黄，字午乔，号药农，室名去非，江苏常州人。他是我国生药学界元老、现代本草学奠基者。

赵氏少时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殷实家庭中。幼年在家馆从师学习经史，曾应科举试。1900年到延陵书院山长刘申孙家课其孙。少年时期的教育，培养了赵氏钻研文史、吟诗填词的爱好。这一爱好伴随其一生。

当时常州人蒋维乔提倡新学，与江阴南菁书院钟观光一起加入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1904年，赵氏辞去家馆，由蒋维乔介绍入钟观光在上海设立的实学通艺馆（又称科学仪器馆）附设的理化传习所学习新学理化，接触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又由蒋维乔介绍到沪江同里金松岑办的同川学校（同里自治学社）教理化。其时柳亚子也在该校学习，思想激进，赵氏受其影响。

留学日本及参加辛亥革命 (1905~1915)

赵燏黄在理化传习所学过日本药化学家下山顺一郎所著化学著作，知道日本科学先进。1905年后国内掀起留日高潮，他也于此时赴日留学。

赵氏到日本后在大城中学、正则英语学校及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英语，约于1906年秋正式入上野东京药学专门学校学习，1908年夏毕业。1908年秋赵氏补为清廷江宁官费生，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药科，先在下山顺一郎的生药学教室学习“和汉生药”。下山顺一郎是日本将中国传统本草学与近代生物科学结合而形成的日本生药学的权威。几十年后赵氏还记得老师常带一本乾隆年间琉球人吴继志所撰的《质问本草》来上课。他到日本书店访购不得，回国时在实学通艺馆张之铭处找到此书，高兴地全部照抄，并将书中插图临摹。学完生药学后，他又在长井长义博士的药物化学教室学习。长井长义于1887年从麻黄中发现麻黄素，名震一时，成为日本现代药学的奠基人，赵氏尽得其学。

留日学生中有一批人攻药学，赵氏与王焕文、曾贞、胡晴崖、伍晟酝酿，于1908年秋在东京神田区水道桥明乐园的中华料理店召开了中华药学会成立大会。当时仅有会员27名，出席20名。会上通过了会则，公推比他高一班的药专同学王焕文为会长，同班同学伍晟为总干事，赵氏为书记，中国药学会从此诞生。迄今中国药学界公认赵燏黄为该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药学会成立后曾开过几次学术报告会，赵氏宣读过关于胡麻油、川厚朴挥发油化学分析的报告。

虽然身在异国，但赵氏仍关心祖国的命运。1910年秋，谭

人凤、宋教仁等在东京整顿同盟会组织，伍星、孙润畲加入了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后，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迅速高涨，赵氏由伍、孙介绍也加入了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武昌起义成功，留日的医药学生组织红十字卫生救护队回国参加革命。赵氏回国在浙军都督府政事部下属的卫生部药局任局长。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与伍星都在内务部卫生局任科长。他意气风发地投入工作，看到孙中山策马谒明孝陵盛典，大受感动，赋诗言志：“雄心已雪先朝辱，大义竟亡九世仇。”不久他随政府北迁，任内务部卫生司科长、代理司长。但袁世凯窃国，眼看革命面临危机，赵氏乘机回东京帝大补办了毕业手续，获学士学位。回北京后即发生宋教仁被刺案，二次革命失败，他心灰意冷，于1914年底卸职出都，赋闲居沪。1915年春，应留日同学金体选之招，到汉口歇生药房任药师。

杭州十五年 (1915~1929)

1915年8月，得留日药友华裳吉介绍，赵燏黄应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校长韩士灝之聘，任该校药科教授。该校为今浙江大学医学院前身，是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现代医学学校，1912年6月创办后，于1913年即专门设立药科，故定校名为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校舍在杭州法院路张家大院。当时欧洲医界均由化学家中培养药学人才，只有日本继承中国研究本草的传统，单独培养药学人才。赵氏通过前一段管理药政的经验，力主药学不能从属于医学，应单独设科。当时浙医药科是全国惟一的一所专门设立药科的学校。他痛感东西洋药充斥市场，国产药材遍地，常为外人收购提炼返销中国，利益外流。据赵氏调查，上海海关每

年输入药品以千万元计，他认为这是国人之耻，因此培养中国药学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先后担任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卫生化学三门课程的教授，自编教材，每周上课 16 小时。赵氏夜以继日地工作，连星期天也不休息。1921 年，学校大发展，在刀茅巷建新校舍，大力从学生中培养师资，派张辅忠、黄鸣驹、黄鸣龙、连瑞琦赴德留学，赵氏为留德学生考试委员。这时他培养的一批人才，日后大都成为一代栋梁，如黄鸣龙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有机化学制药家、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因为教学任务太重，赵氏请求减去卫生化学一门，加强生药学研究。他还十分重视实地考察药材生长，每逢春秋佳日，常请在杭城设摊出售药材之俚医为向导，率学生入西湖山地采药，还在校内辟药圃，实地培植观察。他还关心今日称为环保的公共卫生。1925 年嘉兴禾丰纸厂废料污染河水，居民向省府上告，赵氏受命前去调查，写出《会验嘉兴禾丰纸厂泄水官河案》的报告，提出解决办法。居民息讼，向学校送“公正廉明”匾额一方。这一报告刊于 1926 年《药报》上。他当时就认为饮水、食物、药品、化妆品、衣料、空气、土壤均与卫生有关，曾向杭州市、上海市卫生局提出报告，认为当时由医学家负责卫生实验所不妥，应改由药学家主持，而医生则应主持传染病研究所，这种见解至今尚不过时。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国内曾掀起一股全盘西化的逆流，否定中医中药。蒋梦麟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时，认为浙医专“设备不全，质量低劣”，勒令停止招生，逐年结束。赵氏早就反对否定中医中药，曾代药科同人上书省教育厅，要求将药科扩充为药学院，至少应维持原状，而如今却连学校亦将不保，一气之下他决定离开浙医专。时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为总干事，而杨的夫人为赵氏同族堂妹。因此，1929 年 8 月，通过杨杏佛介绍，赵氏到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

杭州十余年为赵燏黄一生的药学研究、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他对杭州深有感情，认为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

(1929~1937)

赵燏黄在上海中央研究院这个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工作了八年，这八年正是他的中年黄金岁月。在蔡元培等人的领导下，他在生药学、本草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央研究院在化学研究所下专设“国药研究室”，研究员有专任、兼任、通讯三种，赵氏被聘为专任研究员。他提出一个以十年为期的研究国产药材的计划，要在生药学、化学、药理学基础上编写《实验新本草》，拟订了采集调查药用植物及药材的办法及第一集名单草案。虽然这个庞大计划最后未能完全实现，但还是完成了两集《实验新本草》，于1931年、1932年先后出版，改名为《中国新本草图志》。蔡元培为之作序，称道此书“将一扫旧式本草之瑕点，而显其精华；且使读者对于新学说之成绩，一览了然。”特别是他与徐伯鳌教授合作，把在浙江医专所用教材编写为《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于1933年出版。蔡元培又为之作序，称道此书“一新二千年来吾国本草学之壁垒。”此书下册后由其学生叶三多教授完成。此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此书一直被作为我国药学院生药学的主要教材。书中除引用大量中外文献外，还有赵氏本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改变了过去生药学只载外国生药的偏向，第一次收载了中药材。他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仍未忘培养药学人才。他兼任上海中法大学药科教授，在电台批评当局将浙医专停办三年的决定。由于各方人士的抗议，当局于1931年5月撤销前令，恢复浙医专。1933年黄鸣

龙担任浙医专药科主任，聘请赵氏回母校继续教生药学。他勉强应聘，每周赴杭一次上六小时课。赵氏重视培养青年人才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对朱晟的培养。1932年，他的研究室招收了一个初中生朱晟。他发现朱晟生活艰苦，然而好学不倦，就派他到中法大学管光地教授处学制显微镜标本及照相。此后多年朱晟成为他的助手，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中药材专家。

1933年6月1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杨杏佛被暗杀事件，赵氏无法继续开展工作。正在这时，北平研究院李石曾院长聘请他到该院生理学研究所生药研究室任研究员，他欣然应聘。北上前还应浙江省建设厅之邀至浙东山区采药一次。1935年1月，赵燏黄偕夫人及年仅三四岁的女儿、儿子全家迁往故都。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北平研究院地处万牲园（今中科院植物所）旁，当时人才济济：赵氏青年时代的老师钟观光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植物分类学大师，还有钟补求（钟观光之子）、林榕、刘慎谔、吴征镒等许多植物学家。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支持赵氏的工作。赵氏下决心从调查北方药材开始继续他的研究工作。1935年12月14日至23日，他与67岁的钟观光带上钟补求、朱晟等4人亲赴河北药都安国采药。他们参观了建于宋代的药王庙，采集了230~240种大药、120~130种草药，用一辆汽车运回。赵氏还指导朱晟到北平郊区和冀、鲁、鄂、皖诸省调查药材，鉴别其原植物，以后写出了《祁州药志（附北平）第一集：菊科及川续断科之生药研究》一书，于1936年出版，还写了两集《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

赵氏十分强调要弄清药材原植物之形态。1935年，他在平郊采到五加皮。经鉴定，这实际是杠柳的根皮，含有毒性，决非历代本草所载之五加皮。他提出市场所售五加皮酒实际均由杠柳

根皮泡制，应该严禁。

在研究生药的同时，他加紧收集历代本草善本，深入研究本草学。1931年，他在上海了解到日本人中尾万三在大英博物馆看到敦煌石室所藏唐代《食疗本草》残卷，深为震惊。他说，中国自己的本草被外国人窃去，又为另一个外国人进行研究后公之于世，这是“可耻的事情”。从此，他发愤收集古代本草，深入研究，于1935年发表《历代本草沿革史论》。他认为本草药品名实不符，下决心要重新修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对人参类生药参证古今进行研究，为日本、前苏联学者所称道。将生药学与本草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成为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特色。

但是时局的发展对他的研究工作日益不利。他心情惆怅，在《平居杂感》中赋诗曰：“沧海连清泪，湖山忆旧游。西征闻烽火，怅惘此淹留。”卢沟桥一声炮响，日寇占领北平城，研究院标本资料损失惨重，部分人员内迁。正在撰写《本草疏记》的钟观光只好回宁波老家，1940年在忧忿中逝世，赵氏的研究工作也被迫完全停止。

抗战时期及解放前夕的坎坷遭遇

(1937~1948)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燏黄处境艰难，自己已年过半百，子女正幼，助手朱晟也离他南下抗日。家乡常州也于1937年11月沦陷，老母被二弟接到上海。赵氏二弟赵汝调毕业于日本千叶大学药科，是上海新亚药厂厂长。二弟主持的新亚药厂尚在租界继续经营，赵氏遂只身南下省亲。二弟留他在新亚药厂担任汉药研究顾问。赵氏一度还担任南京中央大学药学院院长。但妻儿在北京，淹留南方终非久计。后来考虑到他在留日时曾向长井长义博

士学过提炼麻黄素技术，华北蒙疆又盛产麻黄，新亚药厂决定在北京建立华北分厂，由赵氏任厂长，主要生产麻黄素。1940年赵燏黄回到北京，在东四马大人胡同租了厂房，设法把朱晟从河南找回，招募工人，以后又把在新亚药厂学过制药技术的两个外甥也调来北京，加上其他一些亲属，惨淡经营，开始生产。厂里砌了大洋灰池，用简单的石灰法提炼麻黄素，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试制成功。从1940年至1945年，共提取麻黄素300多千克，不仅满足内销，还有部分远销德国等地。由于战争，进口药品困难，南方药品也不易北运。赵氏建议华北分厂可以扩充生产麻黄素以外的产品，总厂派杨福昌前来协助，药厂呈发展趋势。但由于日伪统治严酷，为了经营药厂，他不得不与这些汉奸日特周旋，心中十分苦闷。那几年他心情沉重，闲时只能与诗人汤爰理及常州同乡族兄赵沉年等观赏书画，赋诗消愁。但赵氏的兴趣一直在从事研究、教学上。正在这时，原北大医学院由伪教育部接管后，院长鲍鉴清在1941年3月决心创立一个中药研究所，内设生药研究室。鲍鉴清聘请赵氏担任额外教授兼专任研究员，并有米景森、关克俭、张友桢、马世华等协助他工作，朱晟也来兼作研究生进修。此时新亚华北分厂已奄奄一息，因此赵氏的工作逐步由分厂转入北大。1943年药学系正式建立，赵氏为生药学教授，并仍在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曾一度任药学系主任。他甚至把自己家中的参考书、药物标本、显微镜用的染色剂都拿出供大家无偿使用。这就是今日北大医学部药学院的最初基础。在此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与人合作发表了《蒙古本草之原植物》、《蒙疆所产本草药材关于其原植物之考察》等学术著作。

抗战胜利后，情况急变。北大由国民党派陈雪屏接管，医学院编为北平临时大学第六分班，直到1946年7月西南联大中北大复员，与临大合并，改成北大医学院。据1992年4月出版的

《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记载，这时医学院认为中医药研究所只研究树皮草根而将其撤消。接管医学院的都是从协和医学院来的英美派人士，原医学院一批德日派人士如赵燏黄与梁铎、鲍鉴衡、林振纲、葛秉仁、王双元等均离开北医。正值国民党接收了北平陆军医院，院长孙荫坤、医务长吕文若均为赵氏昔日学生，因此赵与梁铎、鲍鉴衡均转入陆军医院。赵氏挂名为药局主任，不大去上班。他在东黄城根自租房屋，成立“赵氏生药学化学研究所”，继续进行生药槐花米、粉防己的研究。同时在迁来北平的沈阳医学院兼任药学系教授，又到辅仁大学生物系上生药课。他与北医药学系主任薛愚私交甚好，与薛筹组中国药学会北平分会，薛愚与他分任正副理事长，开展学术活动。他还支持朱晟自带资金器材，经赵元珠介绍，到晋察冀办药厂。赵氏在艰难困苦中度过了中国历史上这一段最黑暗的岁月。

解放后的新生

(1949~1960)

黑暗是黎明的前奏。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赵燏黄也迎来了新生。

这时，华北军区派马丁来接收陆军医院，派李广训为药局主任，赵氏改任药师。马丁很重视这位老专家。一次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殷希彭来院作报告，他是八路军中的老医务工作者，曾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第一军医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了解医药专业。赵氏听了殷希彭的报告，懂得了共产党的政策，很受鼓舞。殷希彭会见了赵氏，见到他的《祁州药志》，大为赞赏。殷希彭认为新中国应大力开展中医药研究。赵氏趁机建言：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中原有中药研究所，机构虽撤，一部分设备及